

日本推理小说文库

日

乃南朝

著

幸福的早餐



本书荣获一九八八年日本推理悬念小说大奖优秀作品奖

(京)

社

幸福的早餐

作者：〔日〕乃南朝

译者：刘建民

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幸福的早餐/(日)乃南朝著;刘建民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1998

(日本推理小说文库)

ISBN 7-5014-1683-4

I. 幸… II. ①乃… ②刘… III. 推理小说-日
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25907号

版式设计:连生

幸福的早餐

〔日〕乃南朝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75印张 149千字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14-1683-4/I·665 定价:13.00元

印数:0001-6000册

内容简介

乃南朝，日本女作家，1988 年因《幸福的早餐》获日本推理悬念小说大奖赛优秀作品奖，从此开始了她的创作生涯。

本书故事凄凉、哀婉。掩卷之后，让人久久抹不去心头的忧伤。志穗子美貌且有雄心，一心要进入演艺圈，高中毕业后，来到东京打天下。然而一个貌似志穗子的新星麻理子却在这时冉冉升起。由于两人的相貌太相似了，相似到演艺圈与公众都无法接受。志穗子的明星梦打碎了。十几年过去了，麻理子的事业如日中天，而志穗子却沦落为幕后操纵木偶的人。她没有家庭，住在寒酸的公寓里，为了争取角色，确保自己的收入，她麻木地向当权的男人出卖肉体，并不止一次地堕胎。从心灵到肉体，遍布伤痕，志穗子心里充满了对麻理子的仇恨，她终于开始复仇了……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50)
第三章	(81)
第四章	(150)
第五章	(199)
后记	(265)

第一章

1

房间的墙壁和天花板都被涂成了白色。

在蒙眬的意识中，她想：“我讨厌这里。”可是她发不出声。

这里总是如此。连紧贴在白色细长天花板上的日光灯、沾满浅褐色污渍的白色窗帘，也都同往常一样，在静寂中使人感到阵阵寒意。

她躺着用手掌体味那坚硬台子的感觉。狭小的台子上似乎铺了一块薄薄的布，那块布的粗糙感觉也同往常一样。本来她觉得对这里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但她却像第一次来到这个房间一样忐忑不安，她不断地变换着视线，不安地抓着台子的边缘。四周的墙壁离她很远，她孤零零地躺在宽大的房子中间，莫名其妙地感到惶恐不安。

远处传来了说话的声音。但是男的还是女的，说的是什么却一点也听不清楚，只是能感到有好几个人在说，那声音像波浪一样传播开来。声音和这白色房间里刺眼的光线一起，刺激着她的感官。声音

碰到坚硬的墙壁反射回来，裹住了她的全身。时而传来夹杂在声音当中的“喀嚓喀嚓”的金属撞击声。似乎任何细微的声响，在高高的天棚下都放大了许多倍，凛然地显示着自己的存在。她的手依然紧张地握着，听着四周的声音。她感到既不冷也不热，似乎她的体温扩散到了整个房间。

过了一会，室外传来了拖鞋的声音，拖鞋发出吧嗒吧嗒的声响，由左向右从她的脚下通过。她的后背突然感到了自己的心跳，觉得包围自己的略带暖意的空气是那么地不可忍耐。

我到底要在这里呆到什么时候呀，我自己并没有打算呆在这种地方。她自己知道，由于焦躁，额头已经渗出了汗珠。

“真讨厌！”

待她清楚地发出声音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她已经下定了决心要离开这里。像波涛一样的人声已经不知在什么时候消失了，婴儿急切的哭声占据了刚才的空间，这就像一个信号，她从台子上滑了下来，大脑还处在蒙眬状态，也没有已经踏在地板上的实在感觉。另一方面，她现在才感到，其实这间房比她躺着时候的感觉小得多。

“我得回去。”

她自语着寻找出口。她以犹疑的脚步向一侧的墙壁走去，好像她最初就知道、向那边走是天经地义似的。不知什么时候，那面墙上出现了一扇拉门，

在台子上躺着的时候她一点也没发觉。这扇拉门与这白色的房间极不协调，显得很陈旧，寒酸，下半部用绛紫色和蓝色画着一把茶壶，她觉得这个茶壶似乎在哪见过。来到拉门前面，她犹豫地向四周望了一下，但似乎别的地方没有出口。也许，这一点她本来就是知道的。

在她终于伸出手要打开拉门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一件事，那就是每次她打开这扇拉门都会出现恐怖的事情，这扇门是开不得的，只有这扇拉门是绝对不能动的。

恐怖突然向她袭来。为什么每次都要站在这扇拉门的前面呢？为什么在这里会有这么破旧的拉门呢？真是岂有此理！我真讨厌这拉门。她注视着眼前泛黄的拉门纸，身体一动不动。尽管如此，说讨厌的自己的手，还是伸向了拉门。

“不，我讨厌你。”

恐怖与焦躁打乱了她呼吸的节奏，泛黄的拉门看上去似乎也倾斜了。莫名其妙的恐怖使她全身僵硬。“到底……这到底是……”她竭力想用这不成声的声音喊叫。

紧接着，她并未想打开的拉门不知何时开了，她脚下虽然感觉到了门槛的凹凸，但她必须站在那里。

面前是火焰般红色的大海。

波涛不兴，发着黏稠、呆滞的光的鲜红的大海就在她眼前，使人感到生物体体温的大海就在她脚

下。

她站在红色大海的边上，不知不觉地流出了眼泪。从哪儿都出不去的绝望和翻滚的红色海洋带来的恐怖，使她除了哭泣以外不会有别的反应。

每次都是如此，哪儿都走不通了，这下完了，这下完了……

远处传来了哭泣的声音。过了一会，待她发觉这是自己的声音时，她的身体突然晃动了一下。她僵硬的身体彻底崩溃了，她醒了。眼泪从眼角流下来，浸湿了耳朵，甚至进到了耳朵里面。干了的泪水使皮肤紧崩崩的，眼睛发热，她自己也知道眼睛都哭肿了。额头和后背都汗津津的。她一边调整着呼吸，一边呆滞地望着天花板。

“你又做梦了，别害怕。”

一个男人的声音使她转过脸来。眼睛周围莫名其妙地发烫。她微微地张开了嘴唇，似乎想说什么似地动了动，但什么也没说出来。

“你做恶梦了吧，在梦里一个劲地叫‘讨厌’，‘我要回去’。”

他用很熟练的动作把衬衣塞进了裤子里，而她则把细细的胳膊伸向了他。他一边穿裤子，系皮带，一边慢慢地向她走过来。好像经过一场剧烈的运动似的，浑身的肌肉都感到非常疲劳，特别是腿肚子感到一种隐隐的疼痛。他从毯子上抱起了她，在她耳边说：“是不是梦见男人袭击你了？”

他的身上还残留着强烈的酒味，可她讨厌这种味道，于是她撒娇似的把脸转了过去。她也不看他，好不容易从她那毛毯裹着的嘴里说出了一句含混不清的话：“你现在就走吗？”

男的也不回答，而是用嘴唇亲吻着她的脖颈。

“你好好休息休息吧。”

她并没有回头，保持着刚才的姿势。男的轻轻地拍了两下她裹着毯子的腰，然后轻捷地离开了她。

“下次，什么时候？”

她的后背感觉到了他在做离开的准备，肌肉的疲劳正慢慢退去，她感到一阵轻松。她听到他说“下星期。”但是并没有激起她任何感情的波澜。

他那打高尔夫晒黑的皮肤已慢慢褪色，充满白白脂肪的身体已全被衣服裹住，这时他又来到她的身边，抬起了她的下颚，使她的脸朝向自己。

“再见了。”

她皱起她那整齐的眉毛，依恋地看着他。

“很快就是下星期了。”

她噘着嘴，轻轻地点了点头，他才满意地离开了她。他在铺着地毯的地板上走着，没有一点脚步声，一会儿，男人只留下开门声离去了。他离开房间之前，她的姿势一直没变，半蹲半坐着。在她意识到他已经完全从自己的世界消失的时候，才大大地伸了一个懒腰。伸懒腰的感觉真不错。她深深

地吸了一口气，在逐渐清晰的意识中，再一次咀嚼刚才的梦。

好久不做这样的梦了。虽然不是一年做很多次，但每次都是同一个梦。她突然想，也许就是因为我在旁边的他吧。

“这难道是报应吗？”

对他的私生活她几乎一无所知，她突然想到了当然应该存在的他的妻子和孩子。他家的人一定不会想到，他们家的男主人会那么执着地、贪婪地追逐着别的女人的身体。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甚至感觉不到情人的存在，只是每天等着他回家的他的家庭，像一块巨大的石头横在她的面前，使她感到这是一个不悦的存在。对自己并不拥有的家庭，她一半轻蔑，一半恐惧。对于潜藏着无条件服从力量的这样一个血族的单位，她抱有某种程度的厌恶感。

在肌肉丰满的男人的怀抱里，她经常有一种向未知的家庭复仇的心理，她知道这是一种师出无名的复仇，她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仇恨，只是出于对以血脉相系为唯一武器的集团的厌恶。

她的脑中又浮现出了忘记了好几个月的那个梦。

白色的房间和鲜红的大海……这是她再也不愿意想起来的、她的青春。

她已经下决心不再考虑这些事。这只不过是贫

乏的、暴风雨似的青春的一个片断。但是想起来，也许就是从那时开始，她开始对血缘关系产生了某种特殊的感情。

时间刚过午夜一点。窗下的世界，一天的噪音渐渐地开始消失，人们疲劳的喘息和各种各样的感情，都和尘埃一起，消失在世界的某个角落。

……好好地休息休息吧。

她想着，又打了一个哈欠。都这时候了，她不想混杂在那帮醉汉当中去拦截出租汽车，明天下午去就行了。不用着急。她虽然有些担心美佳，但美佳应该已经习惯了，她自己也会乖乖地呆着吧。

残梦好像一个遥远的地方的景致，她体味着无可躲避的、痛苦的回忆。再次上床之前，她要消去男人的气味，于是她站在了浴室里。

2

沼田志穗子是一个住在东京近郊的、极普通的女高中生。十几岁的女孩子，既有对四季变化的敏锐感觉，又有因一件小事而喜怒无常的感受性。但是，她没有特别亲密的朋友。对此，她自己并不感到什么特别寂寞。因为她幼小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已经习惯了。理由当然在她的性格，但志穗子自己却不那么认为，她觉得全是因为自己的容貌。

志穗子很小的时候就是一个有名的美少女。鲜

嫩白晰的小脸、细长清秀的眼睛、眸子大大的，总如一汪清水。而大人们夸她时，总是说她那无可挑剔的、直直的鼻梁和嘴角，她的嘴不算大，嘴唇也不薄，但给人以噘着嘴、随时都要说什么的印象。可志穗子偏偏是沉默寡言，极少开口的人。这反而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从小，她的话就份量非常。母亲带着没有朋友的志穗子到处走，她也不不知不觉地学会了大人的腔调，听上去老成而可爱，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也有了坚定的自信。

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她的朋友都不多，在普通的孩子看来，与充满大人味的志穗子谈话无聊得很，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她只是一个可爱的洋娃娃。志穗子自己也决不主动要加入到某个朋友的圈子里去。她从内心深处看不起这些同学，她认为一谈到将来的理想就是“做新娘”的这些同学很没意思，自己有别人没有的才能，自己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美丽，就这一点就决定了自己有着与众不同的将来。

一天，班里一个很普通的同学对她说：“沼田真不错，长得那么漂亮，到哪都嫁得出去。”对这种话，她的心里极为反感，因为她的理想完全不在那儿。

社会一派繁荣景象，电视里不断出现新演员的面孔。志穗子看来，有很多女孩远不如自己，却在那里唱着拙劣的歌，卖弄笑脸。志穗子认为不久的将来，自己一定也会加入他们的行列，这是毋庸置疑

疑的。她并没有和父母、学校商量，就自己在心里做着明星的梦，她不认为那是很困难的事，她相信任何人见了志穗子都绝对会认可的。

她相信现在没朋友也没什么，一成为明星，马上就会有志趣相投的人聚拢过来，将来的理想就是一个平凡的主妇的姑娘们，绝对无法理解志穗子。

志穗子上高中三年级的时候，电视出现了一个新的明星，是一个叫柳泽麻理子的女孩，好像昨天人们刚刚在谈论，而今天，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大明星，既唱歌，又上杂志封面，唱片店的前面也贴着她的巨幅的海报，电视里每天都播她演的节目，可以说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热门话题。

在电视上刚看到柳泽麻理子的时候志穗子就觉得心情不愉快，第二天，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的附近，她都成了话题人物。

“你真像柳泽麻理子。”

人们都这样和她开玩笑。于是一瞬间，志穗子的美貌就不仅仅是志穗子的了。她时而被陌生的男人叫住，时而被别的学校的学生指指点点，甚至还收到了信，而这一切的理由都是因为她长得像柳泽麻理子。

以前一直对志穗子不理不睬的一些人现在也突然聚到了志穗子的周围，甚至有人说让她模仿柳泽麻理子的签字，志穗子非常焦急，志穗子应该作为志穗子而处于这样的地位，可现在出来一个酷似自

己的人，把自己一年以后想做的事都做了，本来被人们亲热地称呼、成为明星的应该是志穗子自己。

柳泽麻理子的人气直线上升。

——凭着唱一两首流行歌曲就成为明星，是维持不了多久的。

志穗子每天都这么想。虽然麻理子早一年登上了荧屏，但最后的胜利者还是志穗子。因此她要让人们明白，只有志穗子才应该是多才多艺的明星。只是因为可爱、年轻而得到的人气肯定会很快地跌落下去。而自己一旦成为明星，就决不能再从那个位置跌落下来。

高中三年级的秋天，志穗子在自己的志愿上填上了东京剧团培训学校，父母不赞成，学校也反对。年轻、单身的班主任眼镜后面的眼光虽然是懦弱的，但也努力劝她走坚实的人生之路。志穗子在西晒的教室里与班主任相对而坐，美丽的脸蛋很严峻。

“我知道世界上有人行有人不行，但我认为我的志愿并不是办不到的。”

年轻的班主任叹了一口气。

“我不会成为昙花一现的明星，我要成为站在舞台上的真正的女演员。”

对志穗子的话，班主任似乎无言以对。本来班主任对演艺界的知识就近乎于零。

于是，志穗子十八岁那年的春天，作为东京剧团的学生来到了东京。这是一个实现志穗子所有梦

想的世界。

同学们都说志穗子不会输给柳泽麻理子，说过不了多久就可以通过电视见到志穗子了，但是半年过去了，志穗子并没有在任何场合出现。麻理子的人气越来越高，演艺圈的杂志说她现在正在主演电视剧、拍电影等等。对于一次都没回来过的志穗子，人们都认为“的确任何事情都不那么简单”。

不知是谁淡淡地笑着说：“一山不容二虎。”

3

膝盖在几天前就觉得不太对劲，今天在练习完了刚想站起来的时候，膝盖突然疼得钻心。因为总是曲着膝盖，所以也可以说是一种职业病。一但受伤就会总经常犯，所以自己也很在意，但去年在一个很冷的日子犯了一次，以后就变成这样了。她无意识地用手扶着膝盖站了起来，懒散地收拾着道具，在她一个人慢慢地收拾的时候，大道具组的一个年轻人热情地走了过来。

“辛苦了，你怎么了？”

“没事，膝盖好像受了点伤。”

在又高又壮的青年的注视下，志穗子微微一笑，这个青年也笑了。

“沼田，是年龄大了吧，不要太勉强了。”

青年热情地说。

“谢谢你，我会注意的。”

志穗子仍然微笑着，直视着这个青年。

这个青年叫山下，是一个很英俊的青年。志穗子上着黑色的毛衣，下着黑色西裤，身材苗条，虽然没化妆，但在青年眼里也应该是很漂亮的。

但志穗子对山下无意说的一句话总是耿耿于怀。她当然知道，他刚二十四五岁，他这么说也是关心自己，但是被人家说“年龄大了”总有一种受伤害的感觉。年龄增长并不是坏事，是很自然的，但一年一年地感到自己身体各个部分在衰老是很可怕的。一想到每天忙于工作就这样地衰老下去，就会感到自己前途渺茫，像沉入了黑暗的海底。与其说自己感到不年轻了，不如说让别人说更不能忍受。

她用满是灰尘的身体呵护着膝盖向浴室走去，她又看了一眼映在镜子里的自己。

这几年没有化妆的皮肤依然是美丽的，白天几乎不走出工作室，所以太阳也晒不着，仍然是白皙的。眼角上虽然出现了些许微小的皱纹，但以三十四岁的年龄来说，基本上可以说没有皱纹，嘴唇的颜色不知何时起开始变淡，但形状还是很漂亮的，由鼻翼延伸到嘴角的线条与以前相比清楚了许多，但颞线却没有从前那么清晰了。这么一说，确实脖子也反映出了年龄。志穗子照着镜子像在寻找着什么，显然她想寻找自己依然美丽如故的证据，但找到的是不知不觉地确实已经衰老了的自己，志穗子发现